

繁花小酒

■百夫长

春日,望着窗外一树紫云般的洋紫荆花,突然动了喝酒的念头。中午,就着妻炒的几样小菜,我坐于窗边,兀自自斟自饮起来。

近年来,酒是越发喝得少了,除非至交相招,我不再外出饮酒。平素,我虽有喝酒喜好,却饮少辄醉。与人喝酒,喝少了,别人会说你没有诚意;喝多了,每每自己遭罪。故此,我觉得还是在家独饮的好。独饮,有个由头最好,譬如读了一本好书,发了一篇长文,抑或得了一笔稿费,均可。没有,也无妨,譬如对着一树繁花,边饮酒,边忆旧,也很好。

父亲在世时,亦颇喜饮酒。父亲总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母亲怜他劳作辛苦,也持支持态度,只是不允其多饮。每年秋收后,父亲挑一担稻谷送往邻村酿酒厂,数日后,再担回两坛刚出锅的好酒,计有七八十斤之多。大概怕我将它们打破,回来后,父亲会将这两坛酒安放在卧室床后。每日晚饭前,母亲用酒勺小心舀上一杯,端放在灶屋的小圆桌上,只待父亲从田间归来饮用。

初春,天色向晚,母亲叫我去喊父亲回来吃饭。我们家农田在村东头的小河边。我赶到那里时,父亲正牵着老黄牛在河里饮水。父亲有眼疾,性子缓,每次归家都晚。我大声喊道:“爸,姆妈喊你回家吃饭!”父亲应道:“好!我这就回。”父亲走上河堤,把牛绳递给我,推上放有铧犁的独轮车走在前面,我牵着老黄牛跟在身后。

太阳像个羞红了脸的小姑娘,挂在村西头的树梢上,摇摇欲坠。空气中弥漫着紫云英的芳香、稻禾的清香和田地的芬芳,我不得得深吸了一口。老黄牛一边走,一边摇着尾巴。它大概饿极了,好几次差点吃到路边的青苗。我牵紧牛绳,再也不敢分神。

回到家,我把老黄牛拴在门前的苦楝树上,母亲为它抱来一大捆青草,老黄牛长“哞”一声,开始专心享用起来。父亲去堰塘边清洗一番后,走进灶屋,在小圆桌前坐下。看着桌上的辣椒炒肉、鲫鱼汤和两样小菜,父亲笑着问母亲:“今天是什么好日子,炒这么多好菜?”我嘴快,抢着答道:“爸,今天是姆妈生日。”母亲嗔怪我:“就你嘴快!”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父亲拍了一下自己的头,满面自责:“看我这脑袋,忙得把你妈的生日都忘了!三,去给你妈也打一杯酒,今晚要好好庆祝一下!”母亲怕我打洒,自己去打了半杯酒。

父亲与母亲对饮一口,说道:“老大明年要高考,我看楼房得推迟两年再修。”听到要推迟修新房,我一下紧张起来,嘴巴也停了下来。母亲夹给我一块腊肉,叹道:“只怕他不肯用心考,上个月回来,他就说家里负担太重,不想读了。”“他敢!”父亲把酒杯顿在桌上,说道,“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还在乎这两年?”后来,父亲和母亲说起春耕的事,我便没了兴趣,草草扒完碗里的饭,跑出去找秋树他们玩去了。

到秋树家时,秋树爸有军叔正坐在堂屋里抽烟。有军叔问我:“三,你爸吃完饭后没有?”我说:“还没呢,今天菜好,他还在喝酒。”“是吗?”有军叔对灶屋里喊道,“秋树他妈,我去看看三子他爸就回来。”秋树妈在灶屋里应道:“刚吃过饭,又跑去蹭酒喝,你也好意思?也就是三子他爸仁义。”有军叔没有理会,叼着一支烟,背着手向我家踱去。我喊上秋树,一起去村西头找谭贵、元青玩。这一玩直玩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天色黑定,我们才各自回家。

我回到家时,老黄牛已被牵进了牛棚,母亲正在猪圈里喂猪。灶屋里亮着灯,父亲和有军叔还在喝酒,他们脸上红通通的,小圆桌上摆着一碗辣椒炒鸡蛋,一碗腌萝卜条,都已所剩无几。



本版制图 / 何芬

酒熟茶温犹相忆

■伍卫军

2月16日是一位故友的冥诞,他曾是衡阳城里有名的茶艺馆老板。早起醒来,手机提示他的生日,于是意识到他的电话号码还没有删除,心里顿时生出无限感慨:多好的一个人啊,说没就没了。想起他的拙诚端庄与急公好义,想起我们曾在一起聚会的点点滴滴,也想起他的硕大头颅与宽肩厚背。这个出自衡东县吴集镇乡下的小木匠,靠着提篮小卖起家,并无多少文化根底,却通过不断的勤学好问,成为博闻强识、腹有诗书的高级茶艺师。他罹患甲状腺癌恶性肿瘤病变身故后,家乡的政商文化界名流与亲朋好友两百余人自发冒雨聚齐殡仪馆,向其致以深切的哀思,那样的情景至今感人泪目。

那天是2015年10月7日,我们共同的挚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甘建华为欧阳爱春先生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甘兄受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苏士澍以及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陟、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所长罗玉成的委托,向这位知名书画收藏家、湖南茶商暨茶文化研究者及推动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与崇高的敬意。

原来,早在十多年前,欧阳爱春就已涉足书画收藏,与衡阳当地书画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利用自己开办的茶楼,为书画家提供各类无偿服务。2011年之后,他在甘建华先生的引荐下,与湖南书画家及收藏爱好者有了广泛的交往。他积极参加省内外书画拍卖会,组织各种笔会活动,收购了大批书画精品,推动了衡阳书画收藏事业的发展和进步。2012年,他参与创办衡阳市书画收藏家协会,并任常务副会长。2013年2月1日,他成为衡阳市第五个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

欧阳爱春不但是中国茶叶协会会员,湖南及衡阳市茶叶协会副会长,也是湘派茶馆创始人之一。2014年秋天,他撰写的《突出湖南地域特色,做好湘派茶

老林 (小小说)

■焦 辉

我和老林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在直营部,我在出版部。进写字楼需要去物业办理卡证,他来找我。“焦主任,听说您认识物业公司的主管,请您帮个忙呗。”“老林,别客气!请说。”“帮我办个进写字楼的卡证。”

我本来想说,“去物业那里拿着工作证、身份证,三十元,差不多几分钟就办好了”,但我说出口的话是,“好的。”

第二天,我就把卡证交给老林了。他很高兴,要请我吃饭。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小,我婉拒了。下班时,老林在电梯口等我,硬塞给我两包烟。我估了下,这两包烟差不多九十来块钱。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老林为什么花三十元就能顺顺当当办成的事,非要转个圈落人情多花三倍的钱呢?这件事后,我们熟悉了起来。

老林是河南焦作人,五十多岁,喜欢穿蓝色西装、白衬衣,头发稀疏,瘦长脸,眼睛不大,戴副方框近视镜,说话中气十足,声音能把地毯里的灰尘震出来。他泡茶有独到的见解,上午把茶叶倒进陶瓷茶杯,然后用温水泡,一个小时喝一杯,下午三四点,用滚烫的水泡,他说,这样一天不用换茶叶,还能解决茶味寡淡的问题。他喜欢吃过午饭打羽毛球,每次都说,刚放下饭碗拿起球拍进行剧烈运动,容易得胃下垂。但他还是刚放下饭碗就拿起羽毛球拍。我问他怎么不怕得胃下垂。他说,把腰

带扎紧点,胃就垂不下来了。

近来老林恋爱了,女人比他小六七岁,在离写字楼不远的便利店工作。我偶尔去便利店买东西,见过她。女人个子不高,圆脸,短发,眼睛很活泛,有时候,我觉得她眼珠有点滴溜溜的。老林的老伴去世五六年了,这次梅开二度,我真心替老林高兴。我和老林虽然年龄相差十来岁,但很聊得来,用其他同事的话说,是可以搭档说相声的,彼此不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住。老林经常向我讲述他的恋爱细节,喜悦幸福是需要他人分享的。老林与女人同居了,住在公司不远的一栋公寓里。他邀请我去做客,我婉拒了。因为我不喜欢热闹,再说我刚离婚半年多,跨入了单身狗的行列,不想主动去吃狗粮。

公司转型调整,老林去了另一个部门,收入从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下降到五千多块钱。女人与他分手了。他下班在电梯那里等我,一定要请我吃饭。我第一次去他住的地方,一室一厅,空气里还残留着女人的气息。老林亲自下厨,弄了几个菜,特别是红烧肉很对我胃口,但我没敢放开吃喝。老林正失恋,工作也不顺,我要懂做人。我准备陪老林借酒消愁,谁知道,他并没有颓废。老林说:“我现在工作还没顺手,但用不了了一年,我还会是部门骨干。”我与他碰杯,祝福他,很真诚的,这点我需要向他学习,我也被转岗了,却灰心丧气。酒过三巡,我觉得老林该说女人了。果然,他说:“晓梅与我分手了,我不怪她,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我们在一起时很快乐。”我斟酌字句时,他接着说:“一年后,我成为部门骨干,薪水肯定涨起来,说不定,晓梅还会回来。”我忽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那天我们都没喝醉。

不久,我离职了,去了海淀的一家图书公司,工作忙,与老林断了联络。仲春,北京下了场雪,很快雪融化完了,滋润得白玉兰愈加洁白可爱。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他延续了以前对我的称呼,说:“焦主任,晓梅搬我这里来了。”我说:“老林,祝贺您!”我眼前浮现出老林用手指梳理着稀疏的头发一边哈哈地笑的样子,地毯里的灰尘都被笑声震了出来……